



江汉平原早春风光

平原上的少年

Teenagers on the plain

■文、图 / 陈华文

我的家乡在湖北江汉平原，这里良田万亩，河湖纵横交错，一个个村落，如同大西瓜洒落在大地之上，鸡、鸭、牛、猪一年四季在田间地头 and 村头巷尾撒欢。这里是鱼米之乡，是我们记忆中的乐园。

20世纪80年代的暑假，我们这群毛头小子，骑着那嘎嘎作响的自行车，在乡村的土路上一路飞驰，田野里的风一阵阵地不断吹落额头上的汗珠。麻雀、喜鹊

和其他不知名的虫鸟，没日没夜地“歌唱”着。奶奶大声喊着：骑慢点、骑慢点。我们一个个野性十足，哪里听得进呢，头也不回地向前冲。

果不其然，有的小伙伴因为刹车失灵，直接冲进了秧田，满身都是脏兮兮的泥水，却还咧着嘴怪笑；有的小伙伴为了炫耀车技，不小心掉进了沟渠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在水里像小青蛙一样游

啊游。我呢，为了出风头，把自行车丢在木桥上，像跳水运动员一样，从桥上纵身一跃，“噗通”一下跳到河中，潜入水里，睁开眼睛看着成群的鱼游来游去。很快，我从水里浮上来，抓紧换口气。我的举动惊到了河边吃草的水牛，牛儿突然迈开前腿，如同战马飞奔而走。水牛跑了，我却在河边发呆……

对我而言，江汉平原的夏天，

是尽情玩耍的日子,但是对父母而言,就是最忙最累的时间。家乡主要种水稻,特别是在酷暑难耐的高温天气里,是早稻收割、秋秧栽种的黄金时间,也就是南方的“双抢”。那时,农业机械还没有普及,“双抢”主要靠父辈们一双双勤劳的双手,大约在二十天内完成。若错过“双抢”窗口期,一年的收成将会大打折扣。

在“双抢”的那些日子里,父辈们早出晚归,每次见到父母回来,额头上全是汗,浑身都是泥。一天繁重的劳作,让他们精疲力尽。父亲一回到家,一句话也不想说,抱起大茶壶,咕咚咕咚地大口喝水。然后坐在方桌前,吃着奶奶准备好的凉粉。

之所以说夏季是孩子们的最好时光,因为此时正值暑假,我们也不能帮父母下地干活,就疯疯闹闹地瞎玩:到地里敞开肚皮吃西瓜、到村后的河里酣畅地游泳,就是不想做作业。

一千米外的大片水田旁,有一条无名河流,河不算宽,对岸住着一个养鸭专业户。每天早上,几百只鸭子便摇摇摆摆地离开鸭棚,到河里自由自在地游弋。有几只调皮的鸭子,总会游到河的这一边,在田埂边的草丛里下蛋。邻居刘爹爹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,他脸上露出的笑容有些神秘。

我当即决定,要去刘爹爹说的那个地方一探究竟,看看有没有鸭蛋。次日清晨,天刚蒙蒙亮,我就到了。果然,真有两个白色的大鸭蛋,用手一摸,还带着余温,显然是刚下的。我四处看了看,发现没人,就把鸭蛋放进兜里。眼前,成群的鸭子在河里嬉戏。我也

脱下背心,一头扎进河里,像鸭子一样游了起来。河里的水清澈见底,河底的水草、泥巴和蚌壳都清晰可见。我没正儿八经学过游泳,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学会的,反正经常在水里玩,玩着玩着就会游了。

我在河里游了一会儿,然后慢悠悠地走到岸边,躺在野梨树下歇一会儿。看到一个个梨子,摘一个尝尝,一口咬下去,哎哟喂,梨子酸得要命。我连忙吐出来,直接用河水漱口。那时,家乡河流里的水都可以直接饮用。那时,我没有见过自来水,也不知道水龙头是啥玩意。

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,我每天早晨来这里捡两三个鸭蛋。这是一个秘密,不能说。母亲问这些鸭蛋是从哪里来的,我一开始说是小伙伴送的,然后又说是捡的。她很疑惑:天天都能捡到鸭蛋,我怎么没这好运气?她一直问,但我就是不说。直到父亲拿起扫把准备“家法伺候”时,隔壁的刘爹爹很合时宜地来了,说出了原委。原来,那个养鸭专业户是刘爹爹的亲戚,那么多鸭子一天能下几百个蛋,也不在乎这几个。临走时,他还补充道,孩子在长身体,需要营养。听到这话,父母都沉默了,我低着头站在门外,像个泄气的小公鸡。

如果说生活条件有限是可以忍受的,但经常停电让人忍无可忍。尤其当大家挤在一起看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看得正起劲时,突然停电了,老老少少都非常失望、乃至愤怒。一台台小黑白电视,是村里了解世界的窗口。我当时有一个问题很不解:孙悟空为什么有

这么大的能耐,上天入地下海样样都行,一个跟斗就能从地上翻到天上。为此,有几天我若有所思地望着天空中悠悠的白云,我也想去更广阔的天地看看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我对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开始心生厌倦,总想看远方的山川和大海,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,这显然是遥不可及的梦。别说高山大海了,就是十多千米外的县城,一年也没有机会去两次。

村里很少见到城里人,尤其是从省城武汉来的人,那就更少了,但也有例外。有一年春天,万物吐绿,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土地已经苏醒。中午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看到一群人围聚着,可是没有人大声说话。刘爹爹低声说,村里要发财了,要发财了。我好奇地问他发什么财?他说是猜的。

我挤到人群里,看到几个穿着红色工作服的人,有的还戴着眼镜,用我从没见过的仪器在捣鼓着什么。他们看上去像是大城市里来的,文质彬彬的,眼神很专注。我和大人小孩们就这么围着看热闹,其实都不知道要干什么,反正时间有的是。

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,这几个人估计是忙活得差不多了,从县城来的绿色吉普车,带走了他们。村里读过高中的刘会计说,看样子,他们是搞地质工作的。地质工作是做什么的?大家都不清楚。第二天,消息传开了:这些城里人确实是搞地质的,来这里探寻宝藏。

探寻宝藏!乡亲们兴奋异常,平原上的人,心中的宝藏就是黄金。有人干脆说这地下有黄金。几



江汉平原早春风光

个愣头青不管三七二十一,拿着铁锹在地里拼命地挖,挖了几天,也没有挖出个啥名堂。后来得知,这些城里人是地质工作者,是来搞石油勘探的。最后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,我们村附近没有找到石油,连坚硬的石头都没有。也是从这时起,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工作是地质勘探,有一个群体叫地质工作者。

20世纪90年代,我成为毛头小伙,到离家三十多公里外读高中。后来,机缘巧合我考上一所地质院校,尽管学的不是地质,可对地质工作有了更多了解。自从上高中后,离开家乡整整三十年了。这三十年来,为了学习、工作和生活,我回江汉平原家乡次数越来越少,但是我惦记着平原上的家乡。

十年前,我回家乡时,这里给

我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,田野上排列整齐的树木都被砍掉了,白色薄膜和各种垃圾随处可见,村子后面的河流两岸,散发着难闻的气味,河水污浊不堪,就连那些叽叽喳喳的小鸟,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眼前所见都表明家乡自然环境受到严峻的考验。我对平原上的家乡有些失望。那几年里,我尽量避免和朋友谈起家乡,因为这样的家乡和我童年时代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了。

美好的事情在发生。令人欣慰的是,这几年在我的家乡,乡村振兴和自然环境整治力度加大,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,远方的快递、城里的外卖这里也有了。新建的民居整齐排列,家家户户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。此外,房前屋后多了一些小花园,曾经臭不可

闻的茅房也销声匿迹。为了健康,村里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。村道铺上了水泥,一个个垃圾桶整齐排列,那些大风一吹就在空中乱舞的垃圾也消失了。田野边,一排排的杨树、柳树也已“归队”。村后的河流,又开始碧波荡漾,水草也调皮地冒出来。好几个在县城工作退休的老人,主动选择回村养老。遗憾的是,我曾经的善良邻居刘爹爹已经归隐道山。我自言自语地说,记忆中的家乡找回来了,明年或者后年,我用双手捧着河水,喝了一口,那河水清冽冰凉,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。我仿佛穿越了时光,还是那个喜笑颜开的少年……

作者介绍: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艺术与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、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